



五行類事占

金木水火土
雨齋辨蒙驛堯



乙卯歲次夏月

閱
閱
閱
閱

五行類事占序

天生箕子不爲殷也與周而演九疇天生子房不爲秦也與漢而受三畧二子獨不欲瑞於殷耶獨不欲瑞於秦耶蓋商澤息矣洪範不得不瑞於周嬴政塞矣黃石不得不瑞於漢矧

聖人首出景命天開乾轉坤旋日燭月霽焉知不有如二子者爲瑞於今乎切見歷代赫興占天彌謹嘿與神契灼龜代龜繇此清臺特爲要選司天臺張正之重黎代駘翰藻世儒六龍狩南一星拱北再入清錢新選宴爲黃閣舊賓几一時感遇特達也如此卽

著書一編名曰五行類事占其言簡而嚴精而核不為占天而已是亦文字中俊偉者昔所著祛惑相賞昔久矣愚不敢僭議今此書之出其亦異於周瑞及漢者乎是為序
五行類事目錄

卷第一

水行

木失其性

木不曲直

火行

火失其性

火不炎上

土行

土失其性

土不稼穡

金行

金失其性

金不從革

水行

水失其性

水不潤下

卷第二

一曰號貌

恒雨

腿食妖

龜孽

雞禡

下休生上之疴 青青

青祥

金珍木

卷第三

二曰言

恒暘

詩妖

羽虫之孽

犬禡

口舌之疴 白青

白祥

木珍金

卷第四

三曰視

恒臭

草妖

羽虫之孽

羊禡

目疴

赤青

赤祥

水沴火

卷第五

四曰聽

恒寒

鼓妖

魚孽

豕禡

耳疴

黑青

黑祥

火沴水

卷第六

五曰思

恒風

脂腋之妖

蒼孽

牛禡

卷第七

六曰皇極

心腹之疴

黃青

黃祥

金木水火土沴

恒風陰

射妖

童它之孽

馬禡

下人代上之疴日月乱行 正辰逆行

目錄終

五行類事占卷第一

木行

陳文仲增補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駟之禮飲食有享獻之儀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及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徭役以奪民時作為奸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

及木為變怪是為木不曲直

木失其性

檉杉變為栢周五行曰栢貫四時不改柯易葉有君子之操檉杉柔脆小人性也象有小人居君子之位

松變為楊宋志曰松不改易柯葉楊者柔脆之木此久求之葉將集危亡之象也

木斷而復續仆而復起國之災京房曰葉正作淫木斷自續后有孽則木仆反立斷木復續王者惡之

木如人國有大難京房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木生為人形狀樹木非其時而枯京房曰是為金財伐不出一年暴兵外國來

竹栢枯地鏡曰竹栢枯遍二百里是為陰消陽國必衰又曰竹栢夏枯王侯失位樹忽生死地鏡曰凡木忽生死主易兵將至社樹自移京房曰社樹自移有凶若移來國大昌又曰社樹自死世主國君亡亦曰國君失地

木夏葉落有兵喪又曰秋葉落去木七十步國有兵民棄故鄉枯楊生萸京房曰枯楊生萸斷枯復生大郡當之又曰人君無子

竹蒿樹木枯死地鏡曰竹蒿樹木枯死復生輔臣執流其令

木枯而生京房曰國不及二年必有大喪其邑寵人為主亦曰木生夏枯不熟民災枯木冬生地鏡曰枯木冬生為陰陽失位

不出二年国有喪小人近君子亡

木實死及生鏡地曰世主凶 天雨木主多風五穀傷民多死

木冬榮地鏡曰木冬生有兵民流一曰君失政京房曰黍不成
又曰王者不平有鄉

相出走又曰国后當之 木生屋上其地有聖人

木再實京房曰將易又曰木一歲再實隣国來其国亦曰樹再
花君有災

木再榮地鏡曰木再榮主隣手姻女致兵之喪象百木再榮實
當死者復生

京房曰木再榮子夏后喪国有喪五穀不熟百姓罷作亦

曰不死再榮国布政木生不入土地鏡曰木生不入土而獨立
天下危

木卒生道中地鏡曰君失政九宮廢 木生蔭京房曰有兵起

木卒生枝地鏡曰木無故一夜生十枝藁生邑將虛

木偏先葉地鏡曰木生一枝佛無葉歲惡民飢

木自鳴地鏡曰木忽自鳴作金聲地方分裂亦曰主死

木哭泣地鏡曰樹木泣天下有兵京房曰實邑虛邑實木不雨
而濕也真邑

赤兵敗

木自拔其国將亂

木生非類玄鏡曰并人民

木生拔忽上尊国有寇賊

木出血地鏡曰木無故血出及沛流地邑敗有兵

野木生朝暴長京房曰小人將暴在君子之位危亡國家之象

朝將為虛應也

木生人狀京房曰王德喪下人將起

樹斷自立京房曰故處是棄正作淫厭妖木斷自立

木內有文寶典曰枯木內勿心有文國衰之象邑亦然

木不曲直

門自開閉天鏡曰防有大兵至大人憂京房曰君門無故自閉

臣弑其君又曰國門無故夜自開且有晝閉之憂天鏡曰殿閣

門夜自開其下防有大兵地鏡曰人家門戶無故自開自閉有

刀兵事京房曰城門無故不可開邑有憂又曰君門無故不可

開君凶人家亦然

晉武帝大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大廟殿又

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襍

以銅柱陳騶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四年四月乃成

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難之象梁折者木不

曲直也十一年帝崩王室遂亂齊後主武平二年鄴城東

青銅樹有如人狀是時後急於國政耽荒酒色馳騁无度

大發徭役風修宮室後二歲北齊亡木不曲直之效也

火行

傳曰棄法度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群賢而命之朝遠四佞
而放諸野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矣
賢佞分別宮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
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惑耀虛偽纒天昌邪勝正
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火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
與師衆不能救也是謂火不炎上

火失其性

地燃京房曰火失其性雖水瀰火者陽精地者陰主所以生
育萬物也燃者越陰之道行陽之政陽不克之象也非惟

大灼群生亦所以自焚也宋志曰國君死地忽生光如火照耀
憂國國又曰火無故自光國君不明

火自生占書曰火生自生自滅天下欲相吞滅

天發焰玄珠曰天發焰於夜明不見火蹤君不明

火焦京房曰宮室無故火焦臭帝闕流血

天火燒宮室石氏春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京房曰君不思

道厥妖火燒宮室又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宮室又

曰君高其臺天水為災又曰苟飭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放

天應之以旱火从高殿起玄珠曰天火燒宮室殿社稷有

火殃人君內無正法外無信行慢易臣下則火為害

天火燔宗廟寶典曰人君不謹數犯冬令所致

天焚寺經曰為人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道橫多將使於社
稷不血食也

天火烧宮觀寺舍君失正德所 妃害也

天火烧川原武臣在下位

天火烧郡国門寶典曰其謀欲反玄珠曰外叛欲發

天火烧街道京房曰有大兵將起玄珠曰生民走失地

天火烧馬廐京房曰兵大起 天火烧山谷宰相不直

天火烧野人舍京房曰兵將起玄珠曰天火烧人舍之衆国無

刑法

天火烧野中京房曰五谷將將郡主失政

天火烧萬物君心不慈

天火烧樹木木呼鳴玄珠曰奸人將起

天火烧牢獄囚有曲貴人 天火烧軍中帳幕軍將敗

諸曹火晉書曰火百撥之司王化之本是王者棄法律之應也
學火晉書曰此有育才之名無牧賢之實

天火烧郭門寶典曰其地有人謀欲反又曰燔邑城其邑有災

天火燔国廟寶典曰社稷將立

天火烧京社稷斯去天告之災也

天火遲滅寶典曰天火月餘不滅国大亂

天火燔宗廟寶典曰人君不謹數犯冬令所致

天焚寺經曰為人主不遵先王之法而淫於道橫多將使於社稷不血食也

天火烧宮觀寺舍君失正德所 妃害也

天火烧川原武臣在下位

天火烧郡国門寶典曰其謀欲反玄珠曰外叛欲發

天火烧街道京房曰有大兵將起玄珠曰生民走失地

天火烧馬厰京房曰兵大起 天火烧山谷宰相不直

天火烧野人舍京房曰兵將起玄珠曰天火烧人舍之衆国無

刑法

天火烧野中京房曰五谷將將郡主失政

天火烧萬物君心不慈

天火烧樹木木呼鳴玄珠曰奸人將起

天火烧牢獄囚有曲貴人 天火烧軍中帳幕軍將敗

諸曹火晉書曰火百撥之司王化之本是王者棄法律之應也
學火晉書曰此有育才之名無牧賢之實

天火烧郭門實典曰其地有人謀欲反又曰燔邑城其邑有災

天火燔国廟寶典曰社稷將立

天火烧京社稷斯去天告之災也

天火遲滅寶典曰天火月餘不滅国大亂

魯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伐魯
火破之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
事外侮四藩非能保守宗廟終天年也故天災御廩以戒
之劉向以為夫人八妾所舂米之域以奉宗廟者也夫人
有淫行挾逆天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
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殺桓公劉歆以為御
廩公親所耕籍田以奉粢盛者法度亡廢之應也

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
仲舒曰春秋之道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視物春秋所舉
與以同者精微妙以存其意通論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繁然徧見無所疑矣陛下正當大弊之後又遭重難之時
甚所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之世雖弊而重難非以大乎至
公不能治也親親貴戚屬諸侯遠臣不正最甚者思而誅之如燔
逢東高廟乃可親近陛下國中處旁側又貴也不正者思而誅之如燔
高園殿方所云耳在外而不正者雖如高廟猶災燔之在內而不正雖
貢如高明殿猶災燔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者災在外罪在內
者災在內燔甚罪重燔簡罪輕承天意之道也

土行

傳曰治宮室修臺榭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里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婿親

威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得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奢淫嬌慢則土失其性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稼穡不成

成

土失其性

天雨塵土易傳曰百姓勞苦又曰不肖者祿則天雨土

地震連易傳曰地者積陰主靜若震動則主弱臣強外戚擅權后妃專政則王為變怪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入陰陽擊搏故地震動劇向曰地動陰有餘皆下之強盛將害

君之變也公羊曰臣專政陰行陽故地動京房易妖曰地動者教令從臣下出其地

歲飢民有流血民擾之象也地忽增起生道中玄鏡曰天下不通

地大震玄鏡曰世主失位不出其子曰亦曰地動千日土其年凶地數動殺人京房曰賊臣暴起土湧易傳曰下人將起

宗廟地動京房曰地動獨於宗廟中及朝廷邑有亂臣具凶

地動壞城郭宮室驚中馬地鏡陽道失四沒有兵玄鏡曰地動震壞城郭屋宇損人物是為失位四海有兵

地增起城邑下理毀敗

地增起市中國有和

地增社稷中王者益土地

地生鳥邱玄疎曰為民兵

大雨震土凶湧出唐書曰天氣不和寒暑備人氣不和賢疣生
土氣不和堆阜出女出居陽位反易劉柔故地象山為災

地冬不凍國失政

地忽生土錢民流散

地生穴玄珠曰人家屋舍下地生穴家將敗

宮闕中地生穴國將破

地穴中起飛虫及千萬民多疫死

地穴中有黑氣起國有陰謀地破玄珠曰地破土蛇主反亂

地穴中有白氣生散為霧醫主反亂地破生人主人災

地破見鼠藏主荒亂

地破生金石之類主大兵

地破生魚主水災

地生活物玄珠曰地生土馬主兵亂

地生主人諸侯不昌

地生土獸狄人兵亂

地生土牛弃之吉

地中有聲人災死

地中有大聲國有憂

地中有飛鳥聲民災

地中鍾聲大臣災

地中雷聲人災疫

土不稼穡

天雨五谷古人占曰人相食又曰惡祥不出一年人民父子流
亡莫知所向國君

專錄失信去賢明

蓬吳京房曰蓬葉益與歲不熟

桑谷自生地鏡曰桑谷自生於朝廷世主蔽賢用不肖

黍稌生大京房曰黍生充大君有憂相云稌生充大京房曰君

憂大臣死

人莧生多

葛蒲生多大水

靡草生多必飢荒

蒺藜生多必撓捨冬大水亡麥禾劉向曰逆陰氣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曰為飭臺榭日內淫亂之罰也

禾冬生乾坤秘典曰禾忽冬生人君失政

桑夏枯乾寶典曰五谷不熟民罷耕

果貴之謂

霜殺谷麥京房曰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谷冬殺麥旱蝗殺谷京房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人則旱不救虫為災魯莊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董仲舒以為夫人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禾麥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是謂夫人淫亂於二村內外

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築臺榭故應是謂稼穡不成飭臺榭內淫亂之罰世遂不改悟四年而死禍流二世奢淫之患也

吳孫皓時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者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運歲不已吳人以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而大王之麥禾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飭金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施園犯暑妨農官司俱疲季夏不可以興土工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飭臺榭之應

傳曰好戰故輕百姓飭成郭侵邊境則金不从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故立秋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仗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正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 又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亡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性矣蓋工冶治金鉄鉄水滯涸里不成者衆反為怪是謂金不从革

金失其性

鍾自鳴天鏡曰自鳴移處君不安不出年內京房曰庶雉為亂

玄珠曰三年內兵亂

鍾不鳴兵書曰鍾無音士卒怒欲攻戰

天雨金唐書曰金位正秋為刑為兵人君多殺無一年兵起于朝隋書曰天雨金非吉祥有亂臣 石生重疊不出五年相謀成星墜為金鉄玄珠曰天下有兵鼎沸于野若地中出規不出二年奪國庫 金忽躍其分野易主 金玉寶具忽賤貴人失利鏡不明玄珠曰照鏡不明其頭主遇害

天雨水銀古今占曰是為刑祖不出三年兵喪並起亡國失王又曰兵將失道之君當之 山亡地鏡曰人君失位

天雨石古今占曰為政者負信不施為詐接行國君當之亡天鼓甘民曰無雲雨雷隕墜地可大一丈員如雞彈兩頭銳名

曰天數所下之方必有大戰依屍數不可救近三年遠七年
山哭玄珠曰有兵喪 山吼作雷聲半夜賊來一日國破

山鳴山動搖玄珠曰主天下戰爭 山忽光玄珠曰臣下不祥

山後京房曰人君不用道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佞人執政政
在女主不出五年有走王 石生道上玄珠曰國王去

山鳴苑曄漢書曰大山常大鳴如牛狗聲者天下四分五裂也
石生水中上見者玄珠曰近臣典子孫相連

石聚地鏡曰不出五年兵謀成行 石人泣世將亂

石言師曠曰不能言神或憑馬作事不時怨讟動干民則有非
言之物而言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

石人出有庶人為君

山石變化京房曰山石或變化為人形及六畜飛鳥形皆為天
下空虛 宓心生於石上邑出主又曰石生正不三公外謀不出二年逆兵起
石生宗廟及都邑人君去故就新不出三年君意政又曰石生
於宗廟人君不行先王法度不出三年易王 石生而殞墜雄烈敗
地生毛晉書曰金失其性則毛生地人將老苦

天雨毛衆役繁與兵革不息亦金失其性也又曰邪人進賢人
退又曰前樂後憂又曰貴人走易生其下人相食大風

金不從革

冶鉄飛漢五行志曰鑄鉄銷飛皆王土此火為變使之然也又

曰金不从革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奸讒絕亡之道也

鼎論墨子曰桀無道九鼎論 竈金甌鳴人家有喪祭告則吉

皂釜甌宮中鳴响者不出六年有大喪人家亦然告祭者吉

昭公八年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時曰石不能言神或憑

馬作事不時然讙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

侈民力凋及然讙動與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時晉侯方築

虎祁之宮村向君子之言不亦宜乎信而有徵劉歆以為

金石同類是為不从革失其性也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初殿六鍾皆自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

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正故鍾涕猶傷之也

木行

傳曰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木不潤下

說曰木北方終歲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歲精神

故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慎其

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

氣和神人也其發號施令亦奉天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

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不敬鬼神政令

逆行則木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反

淫雨傷稼穡是謂木不潤下

木失其性

水變如血其地殺人舊兵且起

星墜為水主兵喪水旱飢荒之災

流水易道國易政

水自絕及易其處所邑人流亡

清水忽濁天下將亂

井水濁天下撓搶

春水結冰國失政

夏水為冰歲不登有兵

秋水冰歲亂

冬水不冰民飢

水鳴玄珠曰民苦

水作金聲人民別國土

井水有聲憂兵起

人家水出玄珠曰將大富

河中變玄珠曰易主

水出朝市地鏡曰兵且作

舊水中出大日咎一曰日為咎且將大水流忽停天下飢

河清囊指曰諸侯之象應濁及清諸侯將為天子之象

水鳴百姓哀苦若作金聲 地土分裂地鏡曰國及家中有聲君將亡

水不潤下

水殺人京房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失其性也

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檝而不損慈謂泰厥災水水殺人

辟邊有德茲謂在辟君也謂有德雍塞不見用也厥災水水流殺人不已則

地殺生虫婦獄不解慈謂追非釋有罪厥水寒殺人 水

不流玄珠曰水忽逆流婦人亂政

水傷稼京房曰大敗不解茲謂背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

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國

生泉玄珠曰天不雨而生泉其國大水一曰民飢亂

流水不行天下飢荒

停水忽流天下兵起

水自流朝市兵亂政

水忽盈溢國君亡

水忽出於石縫臣下謀位

井水溢出入逃難出

海湧出高如山地亂不寧

湖水海潮主臣亂

河水雍土起如山峯是為威厭五年臣叛亂

高陵為澤主前其地

易道地鏡曰君易賢

河徙地鏡曰是謂陰反不出五年有叛臣兵行民流亡又曰河

徙一里至二里是謂失政有謀臣又曰河徙五里至十里

女主擅政外戚有背叛又曰河徙十里已上入君失政在臣下

水忽自盈君凶且大水又曰涌水無處必流殺人七月七年聖人威

井水溢臣驕猾兵方起

山石岸有水出有謀不成一異故水出兵

河大壅臣不執政或主大水色變不出六年易主女主死亡

君井湧沸宗廟失隨水京房曰井水沸人君用讒邪所致曰不安居

水出於山禮記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蒙水出於山

一日邑亡兵起則水無故出高山上也

泉水沸此謂賤人將貴又曰王者不顧骨肉不親九族厭德已

衰則泉湧

江河沸京房曰江河沸者有聲無實此謂執政者懷奸不公衆

邪並聚則有此災不救者必有叛君謀其政也令有官舉

正道選有德置

魯莊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為莊公母文姜與
兄齊襄公雉兵殺桓公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雉
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明矣

漢元帝夏及秋大水潁川女南淮陽廬江兩壞鄉聚民舍及水
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罷太
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

音釋

勛音叶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粢祭音祭粟名麋音高鞞也

吟音吁氣以隋音灰替子念切象音峙有足曰虫無統

青過也目病又妖病曰又內妖曰外妖曰祥

眼即眼音唇龍即龍魚悵縹青白色也

貌言視聽思

曰明無不見也聰無不

肅嚴整也又條理也作哲知也謀慮也

兩蕭時雨若燠哲時燠若

往妄也曰狂恒雨若借差也曰借恒燠若

五行類事占第一終

五行類事占第二

陳文仲增補

經曰羞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从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哲聰作謀睿
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
若起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一曰貌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博雨厥極惡時則有服
妖時則皂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体生上之疴時則有青眚
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

之孽猶萌孽矣及大畜謂之禡言者著也及人謂之疴疴

病貌言寢築寢漸也本你浸甚則貫物生青自外來謂之詳猶禛

也氣象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說曰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体皂怠惰之寔則

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狂咎也狂上慢下恭則陰氣

盛故其罰恒雨水傷百谷衣食不足則奸宄並作故其極

也一曰民多被刑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

為剽輕竒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

鷄鷄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鷄禍一曰

水歲鷄多死及為變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

君上者故下体有生上之疴水色青故有青青凡貌傷者
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

恒雨

恒雨唐志曰少陽曰暢少陰曰雨陽衰則陰氣盛故恒雨晉志

曰天子居喪不棄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

失性而恒雨為罰

隋志曰陰氣強積然後生水雨之災劉勰曰當雨而不大雨雨

常雨之罰也於是當農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同

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若正月當雨水禱雪雨雪電未可以發

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四

豫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毓孕根核保藏蛰虫避陰之害出地則常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開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政時佞臣將作亂矣

隋五行而志曰庶微恒雨也然尤甚馬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也

春多雨春秋占曰木有變則春多雨此徭役重賦歛重也故夏多暴雨管子曰冬作土工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雨淋不止十一月雨京房曰十一月雨水橫流者天下人民飢又曰冬雨

水君死國王二雨鳴京房曰任威武大臣專權則霖雨壞道

雷雨不時京房曰當雷不雷為陽弱此君弱臣強臣奪君權故

春分之後雷不發聲君當揚武威退強臣正治道則雷發聲矣二天元雲而雨古今占曰大雨者息澤施博从龍

而作无雲而雨災禍沴深國將失政又名天泣

正月雷京房曰王者動事不時則正月大雷雷聲

冬雷天鏡曰冬雷震人君當之在冬國苦方民逆天心又曰民

飢京房曰冬雷地必震教令撓

春雷不發秋雷不蔽君死國亡二冬三月有大雷聞千里者人

君絕令二冬三月有霹靂兵温者以弱

冬雷不蜚茲謂自藏萬物不成

冬雷而有星不故變之王死

于中野

冬雷屋折不及三年有兵喪

有更改

雷震地裂土王分離大臣專

恣

無雲而雷京房曰天晝無雲而雷是謂天狗所雷之國必有兵

甲主國偏虛又曰人君眾潤澤於百姓國將_亡君萬人不

靜小人失命

雷而不雨京房曰此人_惡歌動事無益於百姓時有風令行無

風不行

霹靂立陵飛假曰逆先人令為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

震擊貴人臣門及屋不出三年佞臣被誅

震擊宮庭中及門大夫欲逆不出五年交兵流血春秋潛潭巴

曰霹靂擊宮君情泄下有謀事起

霹靂擊宗廟天鏡曰是謂天戒人君暴已不出八年削地奪國

雷擊車錯天鏡曰此乃人君惑於佞人失眾和之象

雷擊正殿天鏡曰此謂重陽之戒佞人持政不出三年地削君

亡

雷震龍見寶典曰國有賢士出或霹靂大風雨折木代屋_{小人}

任位賢人出走

魯隱公九年三月經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水震雷也劉

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曆數春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
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
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雷襍六電雷未
可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
出其卦曰豫方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
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莖保藏蛰虫避盛陰之害
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
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公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
隱居位已久勸之逐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爵遂與桓
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
出涉危難而害万物夫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
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東陽篡弒之禍將成矣
漢安帝元年秋郡國多淫雨傷稼方儲對曰雨不時節妄賞之
罰也

服食妖

傳曰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

大雅去玄衮赤舄鉤鷹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服妖既作身
隨之兆也

衣長短晉書曰衣上長下短上一饒奢下儉約上有餘下不足

若上儉下豐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

民人皆好素服民多喪期三年內

上古服天京曰人君及民无故服達上古之服是謂獲德君臣有反政

小大衣天鏡曰作好大衣下臣悅曰又曰无故小其衣服不出三年邊有急兵若外国未降服後大凶又曰好用小木呂

自用

人君好短小之衣兵革不出六年邊城有相攻君弱臣強

服色天鏡曰好着黃者國太平好着白色者用兵青者年中大

熟

高服京房曰衆人好高其衣服不出五年奪民

衣服自亡京房曰君朝衣無故自亡君且有事臣大凶

綬帶有光天鏡曰綬有光冕尅帶有光有賀事

履搜神記曰昔初作履書嬪貧頭男子方頭員者从人之象蓋

作者所以別女男也履者所以賤履而行者也

履自着足京房曰君履無故自着於君是有遠行

履自亡京房曰君履無故自亡君且不復遠行

履聚晉書曰夫履者人之賤服處於勞辱黔庶之象也今聚于

道象黔罷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

國君車奔不出三年有喪事

車乘輕細純素占曰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
白莢為純蓋古喪之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
立心無恒事不宗實為禍之徵也

床自動京房曰君床無故自動君且移居

床自亡京房曰君且去

飲食自亡京房君且失位凶

郡邑人好集聚食主歲飢

麴賤米不熟之兆

競為嗜膳薺菜掩亂飢此大亂兵起也

称斗無故小天鏡曰人君無故小其称衡斗桶是謂裂德五谷
不入人君民流亡大飢

刀劍自拔鳴京房曰君刀劍無故自拔鳴其其室相去君且殺

刀劍自拔鳴他人或不聞君自聞之妻妾欲殺其君

刀劍生血玄珠曰刀佩自拔及血光有聲並主兵喪

左傳閔公二季普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

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衣身之章也佩裏之斨也故敬其

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度則佩之曰令命以

時卒閔其事也衣以龍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裏也

服以遠之時以閔之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于

子養曰帥師者命受于廟受服于牀有常服也弗獲而寵

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宰夷曰龍奇無常金玦不

服君有心矣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帔縹紉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言此禮何法服耶帝默然近妖服也夫縹非亂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况接臣下乎舍土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帝既不享求年身没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龜孽

龜無支春秋合賦菑曰玄帝將亡靈龜無旻堯錄書曰玄帝將終水不流則靈龜無文 龜食稻国有水殃

龜見寶典曰龜驚蟬見於国郡堂屋者有憂

龜作人言玄珠曰主臣反叛 龜驚食魚主飢荒

龜三足主太平 龜三尾主豐盈

龜九尾国昌 祥瑞 龜驚主角玄珠曰主撓搶

龜四目玄珠曰天下亂 驚生角小人得位

龜驚遊市玄珠曰主兵亂 驚色白玄珠曰外臣反叛

驚三足諸侯將亡 驚衆出玄珠曰主大風

龜與蛇交玄珠曰見之者衆主国敗亡

天雨驚古今占曰国有兵喪 螺鳴玄珠曰海螺鳴主大風

枯螺自鳴主亂 螺蛤閉玄珠曰賊君主亂

螺蛤水上遊亂走主兵亂 螺吐光玄珠曰主主雨

雞禡

易通卦驗曰方民間雞鳴皆翹首結帶主衣裳君用婦言雞生

妖也。

雞夜無故自鳴有急令戎馬具 雞昏鳴世主任女人為政

雞人定時鳴多戰 雌雞化為雄雞女主亂政

雞半夜鳴京房曰流血滂滂及中平以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

急令暴賦百姓不聊生各起為盜戰爭不息尸骸滿野

雌雞雄鳴京房曰婦人專政國不靜北雞雄鳴主不榮

雞生角京房曰賢者居文明之聲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厭妖鷄

生角

雌雞生冠地鏡曰雌雞搏腹生冠距女主亂政家有妻妾好謀

女主憂玄珠曰主不昌 雞不鼓翼而鳴國有大害

雞不下棲京房曰雞連場下棲其地大水日中不下棲女主亂

政妻妾奸謀女人憂至午不下棲玄珠曰國令不時

雞自留尾京房曰有始無終厭妖雄雞自斷其尾

雞窺井有牢獄事入井中 雞至日出不明主不暱

雞無故自飛翔去家者有虫事 雞自死地鏡曰家虛耗

雞五色六距河菑曰食之殺人玄珠曰雞頭食之病人

雞逐野鳥高飛高上玄珠曰居人流散

雞與野鳥走入人家或聞或戲地鏡曰其君不復其居人主亡

若聞君

雞與鳥聞君主殺于野

鳥入人家木災災

雞與鳥淫地鏡曰主世內亂臣有誅橫兵方起

雞生子異形不完其色憂

雞不卵生子為鼠邑有大害

主撓搶

雞不卵生子無羽或獸刑邑

虛

雞卵生盡為虫蛇蜂蠅邑虛

亦曰五谷不成

雞不卵生子襍異形皆為兵有水憂亦曰小人得位

左傳周景王時大夫賓見雉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為近鷄禍是

時主有愛子屯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田子北將因兵衆

殺嫡子之黨及求成而崩三季爭國王室大亂其後兵起

誅死子屯奔楚而敗

漢元帝末平年中有敵雉

雞生角者京房易妖曰雞知時知

時者當者當死方以為已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雞占者

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曰勅事為政之象言小曰將秉君

威以害正事猶石頭也竟寧元年石頭伏辜此其驗也

下体生上之河

人生足如手玄珠曰国生奸臣

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

人生子陰在背天子絕後

人生子陰在腹天下有大事

人生腹在背天下飢

人生腹在手上前後天下民

飢兵作

人生腹在四支天下有大兵

又曰天子易

人背生面国生叛臣

人面觀背固不詳

人首在背京房曰天下易鄉

人自在手上反後天子亡

人自在腹五穀豐橫兵起

人自在項背天子不安

人口在手及在後國主亡

人鼻在首京房曰人鼻在首前後太子有殃

青青

日無光晉志曰主奪勢一曰君弱 青云扶日其分目下有珠

青氣貫日景祐占曰氣如青蛇貫日下有疫五穀傷

氣如青龍守日君宜煩飲膳臣有謀

青氣在日上下左右可出軍馬吉 青氣刺日其分有兵喪

云如青鳥相向日下主有憂

日月下云如青馬生敵人相謀宜自設備

田青暈再重其下有兵谷貴 青云貫暈夏氏占曰有圍城

青云刺日高宗占曰是謂賊害王受其殃五穀不熟

青云極天日入有青氣東西極天數千變內無風雨三年內有

大喪

月青而明符瑞書曰君 乘不德而王其政頌平則月青而明

月青色天文總論曰月變青色為憂為飢

月青珥河菴帝覽曰有憂 青氣壓北斗乙巳占曰主有雨

青氣竟天東西若廣六七丈有大喪 青氣如暈其國主水大

青虹絳氣東西極天而三日不行不出一年天下兵起

青祥

日有青暈禮記威儀曰黃中有青暈君乘木德而王也

青云順日洛書曰蒼帝氣青如人向日舉手抱頭一手在後而扶日

日有青氣在西北晉書曰青云潤澤在日西北國家當舉賢良
芝草生瑞應書曰親近耆老生育有道則生地鏡曰敬事耆老
不失民心故舊則芝草生 木連理地鏡曰不失民心則

木生連理

木同本異枝京房曰有木同本而異枝是華光國大昌五谷登
他民歸國一曰君有變諸侯 國治樹本卒長自大其君

方有嘉

木於城脅一夜圍以長數尺此謂城強 大國太昌人曰國樹尔

大君有喜

木住君屋其地聖人出木卒生人屋上者亦

木生君屋及朝庭君有聖子 木生禾國益土

木垂枝地鏡曰木生枝蓋向者者大吉木偃自起京房曰有偃

水而起歲大吉 木生有實其邑有慶

青龜見京房曰周公泥壁玄龜青純純也

青馬白旄天鏡曰王者資服有制則青馬白旄未

青奄見瑞應書曰青奄水之精也垂云而上下不處困泉王者

有王

連理合出三晷照曰若連理隔道合生天下丹德

禾合生三照晷曰若禾生隔壠同同居國大兵

禾生十五穗國太平

嘉禾合穗主國富豐

碧琉璃孝經援神契曰王者行神明理則見

獬豸神異經曰獬豸毛青似熊一角性終見人閉則觸不直者

聞人論則咋不出者瑞應晷曰王者獄平則出

角端瑞應晷曰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能曉四夷之語明君聖

主在位明達方外出隱之事則角端奉書來

金沴木

天文志曰歲者東方春水於人為五常仁也五常貌也仁虧貌

失逆春今傷木氣則罰見歲星盈縮以其含命國者德厚

五谷豐傷不可伐其時為冲歲乃有殃 金環水有主者已

春行秋令則太白之氣于之曰氣變曰無光則人有天疫飄風

暴雨總至藜藿蓬蒿並生真國大水寇戎未征金革兵

起

太白歲星俱出其方傳曰大白歲星俱出東方若拜入西方主

國亡

金木合書曰金木合光芒相接大水大亂為飢為病為白衣會

金木合光芒相接太白在北水星在南有亡國天子失地又曰

金南木北名曰牝牡相承百谷熟又曰太白在北木在南北牡相失歲飢不熟

金犯木王者有賊亦曰飢

太白守木星后有憂

太白觸木星女主病

太白入木星君敗死

霜降殺单天鏡曰霜非其時殺草是時而不殺並為蝗虫大飢又曰春隕霜殺草是為陰盈臣強君弱下不事上

夏霜木凋隕飄七十步国有大兵人棄故国又曰木生夏枯不

熟民災

門崩壞京房曰上下咸悖厥陰城門壞天鏡曰君門傾君不安門闕拆地鏡曰城門闕無故自折將有敗至為人所開邑敗

閔牧亡京房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

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之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

月乃主

僖公十三年十二月薨又二年二月九日作主国有一国故之

十六月也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釐公春秋議之經曰

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民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食有禮義者也祀国之事也惡其亂国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

躋并釐公於閔公上逆祀事釐雖閔庶兄常為閔臣臣子一例不得在閔上又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賢對之大禮內為免不恭而犯外為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

雨至於秋七月後年年若是有三而太室屋壞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屋其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公羊公梁曰世室魯公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先祫而後祖也

景公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沱木動也先猶國也其門一曰楚門一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兵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亡國也

五行類事占卷第二終

五行類事占卷第三

陳文仲增補

二曰言 毛出附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厥僭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

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所時則有白青曰祥

惟木沴金

說曰言之不從順也是謂不義也言土號令不順民心虛華潰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當中暘也旱傷百谷則有冠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抗陽而暴虐臣畏刑

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陽氣所生故有
介虫之孽或毛虫之孽於坊乞為口大以吠守而不信言
氣毀故有大禍一曰旱歲大多枉死及為怪異事也及人
則多病口喉咳者故有口舌之所金色曰故有白青白
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

恒暘

早占唐志曰雨少陽之氣其氣毀則不雨少陰者金也金為刑
為兵刑則元辜兵不戢則金氣毀故常旱火為至陽氣強
悍故聖人制禮以制之禮失則僭而矯炕以道至陽火盛
則金窳故主旱故五行上實則制水土工與則水氣壅闕

又恒為旱天官東井主水事天漢天江亦水祥也與水火
仇而受制於土上火謫見若曰金過分而水至與七曜由
中道之南皆早祥也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
之大雩不傷六谷謂之不雨早而變赤京房曰欲德
不用茲謂此早欵楊賢者而朵用伎張此意厥災荒荒旱
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

早不生物京房曰出過時茲謂廣青曠然也早而天赤

上下皆蔽茲謂隔真旱夫赤二月時有雹殺飛禽

旱三月無云京房曰上緣求妃緣歷衆庶而求妃要不已也茲謂僭其旱三

月大濕無云

旱而物死京房曰居高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
火災

旱而澤沾京房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沾為火所場
旱災五行傳曰君持光陽之節與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
不顧百姓臣下怨怨然而心不能款故陽氣盈而失度陰
氣沉而不附旱災應也

釐公二上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於既死諸侯以楚釐
公允得楚心裴未敢摟釋米之執外倚強楚挽陽夫衆又
作南門勞民與後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十九年猶有意心
喪不安炕陽失衆也

漢武帝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時發三輔上騎聞長安城門大搜
渭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貶此臣巫蠱罪妄加也

後漢孝和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洛陽有冤囚和帝幸維陽寺
錄囚徒理冤枉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樹雨降

詩妖

洪範五行傳曰下既非若君上之言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先
發譎事也氣逆則惡言至或有怪淫焉以是占之故曰詩
妖古者人君必觀人君服听其歌謠以者國政
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仁路無行人

左氏傳曰晉獻公之時童謠曰雲晨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錦
之旂鷄之責之天萊燉火中成軍錦公其奔是時錦為小
國介乎夏候之國虞自之助亢衡于晉有炕陽之節失臣
下之心王日欲伐之問於卜姬曰五賁濟乎以童謠對曰
克之有朔丙子且日在尾月在鷄火中此時也冬十二月
丙子朔晉師滅錦公醜奔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夫者
以夏正

漢武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捉捉美張公子時相見來門蒼琅琅
燕飛來啄皇孫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徵行出遊常與富
平侯張故俱拚富平侯家人過陽主作身見舞者趙飛燕

而幸之故曰燕尾捉捉美美好貌張公子富平侯木門蒼
琅謂宮門銅鏤言尊貴也

世祿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抹當復是時公孫述僭
號于蜀時人竊言王奔祿連還欲繼之故曰白五抹漢賀
明當復也還遂詠滅

漢獻帝踐位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按千里草董字也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体皆从上起左
右从合無有从者也今二字如此天意若與自下摩上以
臣凌君也青青者暴勝之貌不得生亦滅亡也

虎断道入京房曰断道邊国謀虎入国邑野人為政厄其宗人
地鏡曰布入国將虛玄曰郡邑凶 虎相食不出三年国荒

虎食人京房曰君失思於小民將害人庶虎食人
虎啣魚春秋運斗樞曰君失思於小民

布牛尾無口因河苗曰主無德則布牛尾無口目名曰亂乾
布两口君出走諸侯絀地鏡世主方起大臣違罪

布兩足普書金運之國金在西方其獸如虎虎有四足猶国有
四萬無半勢而又見獲將有愍悔之過

麋入国京房曰国將虛
麋見於邑有臣戮

麋入市邑有憂
麋入国国方見屠

鹿入宫京房曰都国虛

国多麋京房曰廢正作国淫則国多麋又曰震遂泥不能自拔道未先也厥

咎国多麋

熊入宫龔遂曰此山野之獸王獨見之入宫室恐宫室將墟之
象

狼入国春秋曰亂国之妖有狼入国

君失春政則蒼狼入於邑
君失秋政則白狼見於邑

君失冬政則黑狼見於邑
狼逐大京房曰莢狄來

君邑中狼鳴邑且空妖狼邑有中兵

狼食人京房曰君無道
狼逐人莢狄來

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害人

狐入宮室上屋必大喪將至出室不居地鏡曰狐入室有暴喪

上屋亦然以淫為主

狸三頭名曰孽見則女害

狐一頭兩身土公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吁嗟則有此妖

兔兩頭運斗樞曰女兩舌則兔八頭 兔三足天下大疫

兔生雞呂氏曰亂國之妖 兔上宮城邑必虛

兔上城及入宮中不出一年主死京房曰兔入宮其君亡

兔入宮殿生子其宮且空生草不矣 獸與鳥交國陰亂

兔死故入宮殿有子者宮有憂兔無故守及其邑君死兵小行

獾入國玄曰被徒登城上大火災或兵至

野鳥聞玄曰野獸與鳥聞邑中兵亂

獸入水玄曰獸無故入水其國亡

獸入邑玄曰畜獸入邑群鳴邑空虛

獸自縊於市中歲邑有大水 野獸群入邑及國郡若道上

有大害

野獸生子異如人形時將易

主

獸生子如大畜形邑虛

獸生子如彘人君國亡 獸生子有翼如鳥天下有兵

獸生子無耳鼻邑有兵亂 獸生子死目邑有憂

獸生子如蛇邑有火災 獸生子多足邑有民災

獸生子無尾君無後 獸生子於郭邑旱大災

家畜亦同

野獸啣枯木入邑里道路君國瘵

狐貉嗥鳴於庭舍必有凶禍
猿猴入城主水災

四足獸後土中出殃至
六足獸上無蔭吉主益地

野獸入宮室屋茲訓不輔德室不居

野獸無故入邑君朝庭門及官府中及邑遮且虛蒙無人

野獸入宮門寺門用事者罷
野獸入城郭臣不迷惑

野獸上城入宮中不出一年主死

野獸無故自死於邑中門者國且空

野獸無故自飛在市中或道側邑中兵大起

野獸却行君當為臣
野獸與飛鳥交聞兵作

野獸來與家畜交他國來伐地鏡曰野獸無故與家畜交此人

君姪於外
國婦人以姪為行災國

有四足獸與飛鳥聞有兵作大臣去野

獸生子異京房曰野獸生子如螽蟴如蜂形天下且更令

野獸生子足少者亦有喪
野獸生子耳鼻少者大兵起

野獸生子口多者有兵目多者邑有憂又曰有急兵無目者邑

有憂

獸生子無耳鼻者亦有兵
獸生子鼻多者邑有兵行

獸生子無尾者邑無後
野獸生子其形不居其處者

皆為
鼠群居高墻頭有大水

鼠群行有水災期一年

鼠群行不畏人晝為飢夜為

兵

鼠群行人庭強侵弱行道中

為兵喪

鼠無故不居穴聚故房殿中者其君死

鼠却行而尾向前邑有憂

鼠无故或朝或夕當朝邑門

而泣邑且空虚

鼠鳴朝市京房曰鼠死故群相隨朝夕鳴邑且為潮澤期一年

鼠無故自向城若市朝而大鳴皆為兵喪

鼠聚朝庭市衢中而鳴地方屠裂

鼠泣略為兵喪在人家凶

鼠相聞京房曰其君死

鼠舞朝市其邑有大喪

鼠舞邑門外厥君亡於庭中

鼠舞道上邑主大兵

鼠戲舞遊走大道君當之在

家主當之

鼠積土主大水至水去邑飢

鼠生子於宮中而不穴宮且虛

鼠食不買五谷衆臣不任害賢人也地鏡曰鼠上樹食木實邪

臣害賢風俗敗京房曰人君斥賢進佞衆讒在朝則鼠群

行而食五谷百人君用刑深刻吏為陰賊上下無德則鼠

群行害禾稼

鼠逐狸京房曰衆鼠逐狸茲謂有賊傷臣代為主終為亂天下

亡一日鼠無故逐狸狗是謂反群臣妄殺君大臣亡或曰

諸侯以婦女誅異狸

來相目也

鼠聞及生子杀子京房曰鼠無故皆自相殺斬其首於道中兵作鼠聞宮殿上為兵喪一鼠聞殿上其君凶 鼠穿壁上及宮舍

中邑空

鼠無故殺其子及盡出其子於穴外其邑空虚

鼠血殺冠帶履京房曰鼠無故血殺上宮中其邑君死一日鼠

無故常血人冠帶履服其身危 鼠穿門戶內外通明大喜

鼠鑿殿京房曰无故齧殿上及顛穴中地其君死

鼠穿門戶下徹外有遷者 鼠宿褥席中京房曰身死

鼠交殺上其君死 鼠齧人杖主被傷

鼠咬馬蹄行破亡 鼠咬履頭家有喪急去之

鼠咬角及蹄不可出 鼠齧冠帽其身死有喪

鼠齧人衣帶下有利吏選斷之獄辭連

鼠咬刀劔婢奴不詳後有殃 鼠咬官府文書曳尾必有赦

鼠咬衣背上有喪 鼠咬人頭男子沐浴吉婦人

有孕凶 鼠咬人身有謀賊害人者

鼠咬人足有行事去而吉 鼠咬人頰必被辱有喪

鼠咬人手指奴婢死 鼠咬人耳目有欲為賊人者

鼠咬人髮是謂御者女子大賊 鼠咬人布帛家多凶

鼠咬祭物家多喪 鼠咬宅中樹木枝葉家有賊

鼠咬床席中央夫婦得叙

鼠子野三尺吉

鼠為怪凶者傷夫人為也燒鉄門戶無咎

鼠咬人衣有聞訟事

鼠咬上衣襟有喜中襟有利

衣囊得鼠

鼠巢居京房曰臣私祿凶辟

厥妖巢鼠

鼠盜竊小虫夜出畫匿出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显之位也

偃鼠出妖人起

蝟生冠運斗極曰女兩舌則

蝟生冠

魑鼠京房曰祭天不慎厥妖魑鼠齧郊牛角文曰子不子鼠食

郊牛角

五股翼九之運斗極曰廢江淮山瀆之祠則搖光不明股翼九

足

魯註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以為毛蟲之孽為災麋色青近青

祥也麋者迷也蓋獸之淫者是特公將取齊之佳女其象

先戒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国迷公不寤遂取之夫人

既入淫於二村中皆誅死幾亡社稷

漢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大熊左右莫見以問中

郎令令龔遂曰熊山野之獸而殺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

戒太王恐王室將空危亡之象也後果亡

大禡

犬聚千野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去其主而聚于野此臣下不附之象形

變如狼色白有兵之象

犬群聚街衢大賊將起

犬生角唐書曰執政失將害之應又曰君子危陷則犬生角又曰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犬生角又曰世王益地京房曰人君失政小人進用則犬生角

犬豕交漢書曰犬與彘交悖亂之氣近大禍也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曰大婦不嚴厥妖犬與豕交茲謂反德国有兵革亦曰諸侯妄婦為害

犬生豕時大安

犬變色家主被刑罰

犬從土中生郡邑大災又曰君見平犬向人悲泣有大喪

犬相將入水及上屋舍有喪

犬相從浴水中兵大作

犬戲井有驚恐事

犬自食子憂牢獄言囚死盜

賊又曰小口災

犬屎尿井中及唐堂床席並為大禍犬自死犬凶喪禍官事

犬生子無頭家破犬凶

犬生子無後足門戶之兆無

前足同

犬狂疾五行傳曰犬禍西方也以口守言之類也言氣毀則犬毀傷疾矣故曰犬傷禍也旱歲犬多狂死或言氣亂則犬

為怪京房曰佞臣在側則大妖生歲多蝗虫狂佞臣則群物盡傷大妖則軍兵至

大能言京房曰吉凶如其言

大作人音聲世主移

大呼其主且亡

大群嗥運斗極曰七故亂生

見禁則大嗥

大嗥街巷中不出其年有賊在邑又曰不出三年內外戒嚴君

臣交兵後朝廷起

二大嗥衆和兵大起

大群嗥城池不出三年國內

空虛

大嗥屋上国有喪

大嗥門巷中其邑不寧

大晨夜嗥堂屋上家且有喪

室亦熙

大早嗥室中父母死

大群嗥暮嗥室中男若女必喜

大日中嗥室中男得祿爵女

得所歆

大夕嗥室中長女死

大逆嗥其主遂行若国君遂征傷將人傷兵

大群嗥国將亡

大反哺京折曰犬子初生反

哺国有義

犬負子未成池其国征伐鄰

国失義

犬負其子脩巷国去其卿

大聚官門京房曰大無故死當邑門及官門聚如尸大凶

大見鼠不齧邑且有賊臣公不禁下

大與女交悖亂之氣

大交人為犬禰禰者亢陽失衆之象

犬入宮室淫君王之象

犬戴冠京房曰君不政臣欲暴厥妖犬冠出朝門

犬兩首運斗極曰犬兩首人行冲兵刃宋均曰犬為人吠守兩

設兩頭且主行冲刃兵是謂宿衛之臣欲叛自作主而為

妖

犬生子異形京房曰犬生三耳以上邑且有亂

犬一目邑有臣事其二主者 犬三目以上大臣謀主

犬二口邑有憂 犬鼻一孔邑有兵

犬二鼻以上邑且有兵 犬尾二以上邑有後王

犬足在背邑有大害 犬足在首邑君有大仇

犬尾在腹邑有大臣弑君 犬尾在背及四肢有二子主

爭立

犬無毛大臣弑主

犬無目邑主病

犬無口鼻民飢

犬無足穀不成

犬無尾邑民貧

犬生子人形其邑君失位兵行

犬生子人形不具其邑有兵生如人形而物各下不居其所者

主亡

犬生子人形六畜身主亡有大咎

犬生子人形鳥身邑大水

犬生子人形獸身主亡

犬生子人形魚身邑大水

犬生子人形鼠身其邑虛

犬生六畜其邑易命有大事

犬生六畜一首二身邑有瘕

犬生六畜兩身邑且二君流

犬兩口以上邑大臣亂

犬三鼻其邑有亂臣

犬如六畜而人形邑易主

犬無首邑有大事

犬無耳邑有用事

犬無目其邑兵行

犬無口鼻民流亡兵作

犬無四肢邑不治有兵

犬無陰主且暴亂

犬生鼠歲虛民流亡

犬生豕吉不出三年國安樂又曰歲大熟民樂

犬生魚國有大水

犬生野獸邑有大咎

犬生野獸人形者邑有大兵

犬生蜂天下更令

犬生飛鳥雖有人形及不具皆為大兵及大水

犬生蛇虫其邑亡人民流

犬矢王庭中其主有喜

犬屎溺宮室道路堂上三日以上邑空虛

犬矢王門外邑主有喜

犬屎邑仕不及大神五日以

上邑亡

犬群溺宮室於邑門外及內兵作人家亦然

群犬無故大道屎而行邑大凶 犬屎人床房上殃大

犬屎井中家虛邑亦然

犬溺人不出三歲

犬屎金石其邑臣強君弱

犬屎金鉄邑兵大作

犬屎土邑益墜

犬屎五穀邑昌歲成

犬屎布帛邑有暴政

犬屎草木邑大喪

石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瘦狗 入於華臣民

國人从之華臣俱逐奔陳先是臣見閔為宋卿閔九十臣使賊殺門家宰遂執其妻宋平公閱之曰臣不難其宗室是暴本亂宋國之政遂逐之左師向茂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公乃止華既炆暴失義內不自安故大禍至以奔亡也

漢高后八年三月拔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蒼狗織高后拔忽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崇遂病彼傷而崩是高后蝎殺如意反斷其戚夫人手足之驗也

人生而能言京房曰言之不知其人生言天使代其言也一日人生而言善則善言惡則惡此言國之因也地鏡曰多有

讒賊則人生而言

人生兩口五穀不登百姓亡喪 人生子舌長天下有兵

人生子二口以上國主見驚以兵 人口在腹天下有兵一日為

天德共谷豐

人口在節天下飢民流邑

人生死口其用主見王一日多疾

人生無唇上穀不塞之應京房曰是譴不祥國主死亡

人生無舌京房曰天下不聰

白青

天雨羽京房曰前樂後憂易妖曰天雨羽毛貴人出走亦曰君德不通逆天下天雨毛一日邪人進賢人退人曰天下大飢

天雨石為政者執信不施為詐佞其下君亡

天雨石隕墜地大可一丈兩頭銳名曰天鼓所下之地大戰伏屍

天雨絲天下兵喪不出六年亂 天雨絮其國將喪後有兵

天雨金鉄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 無辜不出二年兵災于朝

天雨錢天文傳曰其下亂 天雨金傳曰人相食

天雨甌釜古今占曰歲多大攘其形如小錢許大从地中生如

麻黍粟大

在人為蒸餅豐穰之驗 日有三珥色白為喪

弥氣天文志曰白虹弥天向貫日曰弥

日旁白氣如席其下萬人戰死 日旁氣如白蛇貫日兵起

白去廣二尺在曰左右其分兵起國憂

日暈百占曰白室再重如見之國多氣雨百姓不安有兵谷貴

白虹貫白天文志白近臣為亂不 則諸侯有叛者晉書曰白

虹貫曰臣背主無德者已一曰宰相之謀欲有國四夷為

禡主恐見伐荆州占曰臣弑主甘氏曰旁有白虹御日在

東方方及西南北亦然不出五年中有臣背其主者

白氣貫日其下君亡國有下代立 白氣貫喇日其下有兵喪

日星武密曰有破君殺將

白虹天文志曰白虹秋冬出西方天下小口傷

蜺有四珥白虹貫者后妃有謀 蜺圍日后妃失德

白虹貫日虹蜺連結展刺之並為后妃專權內奪失政

月白而明符瑞菑曰君乘金德而王其政訟平則月白而明

月旁白氣荆州占曰為兵 月旁白氣如定布抵貫月圍

城按
色

月暈而珥白色有喪

白云壓北斗不過三日雨

月暈如連環有北虹於外不及月者女貴人有陰謀

白蜺寶典曰蜺白在月側黑蜺裏之氣政直妻不順政茲謂擅

陽

白蜺貫月中赤蜺四背適不合茲謂木次

白云如足布東西竟天者天下兵起一云其君憂一云君喪

交蜺白寶典曰蜺直在交白交在左黑蜺在右交取於不專茲

謂危嗣也

白虹寶典曰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之基

白虹霧奸臣謀君擅立威 白虹長一文漸赤其下流是象

白虹从地出主大荒又曰白虹諸侯兵起国从女流

白虹暮出国家易政從地中出所居之處人飢

白祥

日白暈禮記威儀曰人君乘金德而王其政頌平則有之

白云扶日開元占曰白帝起 白無見京房曰衆庶感則白兔来

白鳥見瑞應菑曰白鳥者宗廟肅敬則至室雞見王者德合神

明則出

白鷺京房曰山見白鷺其君其得貴女曰妾媵有制白鷺來巢
白鳩見瑞應書曰白鳩王者養耆老尊道德本以新失舊則至
玉龜見孫氏曰玉龜見則聖人出

白馬朱鬣瑞應書曰明王在上則白馬朱鬣生又曰王者乘服
有度明白馬朱鬣又曰白馬朱鬣者任賢用良則出一曰
王者精明尊賢則玉馬至

白象孝經授神契曰神靈茲謂液白寶為用則白象至瑞應書
曰王者政教行於四方則白象至又曰王者自養有道則
白象至負不死藥來

白虎毛萇曰騶虞義獸也白虎玄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
應之一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帝動一曰王者仁而不害
則白虎見白虎仁獸也虎而已白綸身如虛無雜色嘯則
風至

玉虎京房曰聖人感期而出則有玉虎晨鳴雷聲於四野

白獐瑞應書曰王者德茂則白獐見一曰白麋

白鹿見禮記威儀曰君乘冰德而王其政和平則白海輪白鹿
鹿一日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晉中興禎祥說曰白鹿
者仁獸也王者明惠及不則見色若霜曰白牡牡不與紫
鹿同群天鏡曰王者仁明則白鹿至又曰愛人民則白鹿

見 白狼見京房曰王者仁德明哲則見

白狐瑞應首曰王者仁知明則白狐出天鏡曰王者德和則白狐來

白兔白兔者仁獸也王者尊敬耆老則白兔見又曰王者應事疾則見

金牛見瑞應首曰王者土地開闢則見

玉羊瑞應首曰鍾律調和五音當節則見

琅玕景瑞應首曰神昊孳液百寶為用則琅玕景

白玉出瑞應首曰王者德禮制則澤谷中有白玉出又曰王者制禮作樂故損祭器得鬼神之助則白玉赤 文像其威

儀之狀

玉英見瑞應首曰王者五常並循則玉英見又曰王者服飭不侈則出又曰自正飭服不踰祭服則去孝經授神契曰玉英石華王者尊卑不失其服則見又曰神靈液則有玉英

玉典見瑞應首曰王者慈仁則玉典見

玉璜瑞應首曰王者五常循則出 玉璧出京房曰王者賢良美德則曰璧出

玉甕出瑞應首曰玉甕者聖人之應也不及國應王者飲食下流難不則賤出

金車出瑞應首曰王者至孝仁德廣施則金車出

金勝出瑞應畧曰金勝者家人所剋勝而金色四夷來則出一日世無賊盜凶人則金勝出又曰浸潤過塞奸賊靜謐綈繡不用則見

銀筮出瑞應畧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筮出

明珠出禮記威儀曰君乘金德而出王者政象平則海出明珠一日王者德至困泉則海出明珠

明月珠瑞應畧曰明月珠者介鱗之物魚鹽之稅通土則海出明月之珠以給王者

珠英禮記威儀曰君乘土德而王其政太平則遠方神敵其珠英

珠鏡孝經援神契曰神靈孳液百實為用則珠鏡見注曰事明得理則大珠有光輝可為鏡

地珠瑞應畧曰王者以財為寶則地珠出

大具禮記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王則海出大具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困衆則江出大具春秋運斗樞曰先德則江吐大具一曰王者不貪財室則海出大具大可盈車又曰王者不匿則出

玉女記舍又嘉曰禹卑宮室盡力溝洫百谷用茂王女象敬降養

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上陰

不接取將買之則為石是時王子龜以篡天子位萬民不
卿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曰祥也癸酉入而曰瓜出神不
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龜奔楚而死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容從關東來至華陽望見素車白馬
从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壁於客曰
我遺鎬君他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容奉壁即始皇
二十八年過江所湛之壁也其周公龜問應是歲石損於
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因類也陰
燒陽暴另令不從孤陽獨治群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日石
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
戒自省及夷滅其勞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二年
而秦滅

大沴金

天文傳曰大白西秋金義也言也義號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
罰見大白進退以候 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
也之殺行春令歲星之氣于之其星色青而昧陽氣復還
五谷元實秋而不降草木生榮應陽動也暖風來至人氣
以成疾 歲星與太白相犯大呂女主喪

木觸金五行傳曰木守太白四序不調陰陽失節
歲星與太白合開大將死

木犯金草木再死再生一日有大兵

開鑰自亡京房曰君門戶自己其鑰其國豆死

梁棟鳴天鏡曰城郭宮闕梁棟頭鳴不出二年二月國亡削地
城邑門鳴京房曰城邑門無故夜鳴者將有兵喪人家亦然地

鏡曰邑城門忽夜鳴將有兵喪 宮柱自鳴下士諸侯

號有聲

宮殿庭門自鳴動搖有聲音不出三年有流血交兵从近臣親

戚起

屋動有聲京房曰邑君室無故自動而有大聲者邑且虛

君府門閣自鳴強兵萬至 宮殿瓦自墜諸侯強凌主身不詳

宮殿柱自鳴巴曰柱鳴下諸侯號有聲

史記周威烈王三十三年九鼎震六國時也即報王之高祖也

金霍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利重而害號令不从以亂

金氣昇者宗廟之室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

是歲晉三卿韓趙魏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

侯天子不卹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

德祚於秦 晉灼曰報王奔秦 敵其邑此為致德祚也 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之

震木沴金失衆甚焉

晉謀石破焉傷儲君之欲廢晉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謀譴石

破中為二此木沴金也 趙謀譴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

天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慈懷廢死

五行類事占第三終

五行類事占卷第四

陳文仲增補

三曰視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虫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木疴時則有赤青赤祥性水沴大

說曰王者視之不明暗昧蔽惑善惡無別賞罰不當失在舒緩故其咎舒夏暑養物政令絕緩故罰恒燠燠則冬溫春多不和傷病民人故為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事皆在下刑不以時故有草妖溫糲生虫故有羸蟲羽虫之孽於場難為大為目為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則有羊

禘曰暑歲故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疴
火色赤故赤青赤祥比視傷者病大氣氣病則水沴大

恒燠

左民小燠不害冬無冰然後書知罪不誅常寒而燠茲謂舒其
燠其燠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蓋當寒反燠象刑而賞之
也

燠而兩京居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雪四墮而温

燠生虫京房曰臣安祿樂茲謂亂與馬生虫

燠夏則暑京房曰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則殺人冬則物華實
寒燠京房曰重過不誅茲謂亡微當寒而與六日也

温占寶典曰北人無實勝於虛譽升進于君不知其何能而位
之厚祿故熟此大失其性視之不明應之地熟不可復此
人君不施賢士而祿無物

物卷葉死寶典曰温或物令卷葉而欲死此人君不行施而臣
命伐君而行

温或與風偕至寶典曰此人君有臺營有姓心
温熱如火就炙人若此人君施罪之人温或時無此人君形影
無罪

冬至温寶典曰冬至火温為政

冬温兩分蟄虫皆出有又赦其温日色黃有故

冬至後十日不凍者此人君不于刑今後死罪不誅

魯成公元年二月死水董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

哀之心而燒陽作兵甲劉向以為時公幼弱政緩舒也

漢昭帝始元二年冬無水是時六年九歲霍光秉政始行寬令

欲以悅下

草妖

天雨草京房曰君吝而於祿信哀賢法厥妖天雨草又曰其歲

人多病兵死

芝草如人狀唐書曰王德將衰下人將起則木生如人狀草亦

同国有大難

天雨赤草其邑妖民流亡

本丹榮實玄珠曰當死後生

木秋冬丹實榮君凶秋冬丹實鄰国有侵

杏丹實夏有水雹

李丹實春有霜亦曰將易

草不自除国將大平

大樹無故死枯乙巳占曰大

臣當災

榆丹莢地鏡曰枯榆丹莢有實今當死及生

木偏葉地鏡曰木生一枝偏無葉歲惡民飢

榆莢不落国有大咎

星墜為草木有兵

樹生芝草其分野有咎

葭蒿成旗幟其分野有兵革

竹實衆鳥群行三季丙民飢

竹實如麦大飢

竹忽實而枯易主民飢

國中竹皆枯京房曰失地

竹生無節國失政事

竹生同根而雙竿權臣謀位

竹葦死而腹生權臣執政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仆地一朝起產枝葉有虫食其葉

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睦孟

以為木類陰下民象當有故廢之象公孫從民間受命為

天子昭帝當有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昭帝崩無

子微昌邑王賀嗣位在亂更失道光廢之更立衛太子之

孫為帝其名病邑

漢平帝熹平五年十月御所肩殿槐樹昏七園自拔倒豐根在

上槐三公之象平帝拔位不以德愚者進賢人出故槐拔

也

羽虫之孽子

鷺三指其不不以德所下之國易土

鷓巢宮闕門殿上地鏡曰皆為賢據代之世王衰失之象

與典鷓同

鷓巢樹京民曰此謂之立教邑亡歲苦人多死亦曰國且亡人

相食有大水鳴屋亦主大水

燕雀聞賊人與寇兵起

大飢

燕群及止市朝樹燕群聞內外飢於寇國兵起

玄鳥群見水大燕女主將政兵革將起不出四年正道紀

燕自徑朝市之樹為政者凶亦為亂政 燕啣泥出溪中其国凶
燕啣土置之国京房曰国中凶置之邑中虛

雉立宮門及入宮止君室京房曰其主且云宮廢

雉巢邑君室上且大事宮虛 雉止君室上為虛不可居君

當之

雉入宮室其王去宮

雉入人室庭家虛

群鳥將分難窺井有牢獄事

雉相戲及巢木上并目死宮中地鏡曰雉相戲其王且去宮巢

不上水大至自死宮中其主當之

雀巢木及穴中京房曰茲謂上祿必有弃取若皆巢木上兵大

起一曰大水

雀巢穴其邑地有兵

雀不見京房曰雀不見歲飢

客雀來地鏡曰歲中谷貴民移徙 赤雀不見則無賢人

白雀不見則無嗣

鵲夜飛鳴兵邑起將虛

陽雀來地鏡曰陽雀大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君無息

水雀啣魚至宮寺室上死地鏡曰主執政夏有水災

水雀下楊栢君行陰道不居出三年軍行鵲夜鳴及群飲井有

甲兵

邑鳩移巢去樹木之地若石上京氏曰謂去帝君亡地有兵

鵲集城上室上鳴而泣及水上地鏡曰皆為兵起邑將虛不出

三年水出壞邑

鵲群飲井水兵起邑且虛

鵲巢軍資屋室虛

鵲群雀下地兵起邑虛

雀無故自死宮中兵起邑虛

鵲聞死及自死兵起邑虛

雀自死君室宮門上有發及

屋亦然

伯勞鳴聚聞屋上及呼不止不出六十日禰起京房曰伯勞鳴

為怪君室叫

鸛鶴巢宮室不出三年夷狄內侵 鳥巢宮闕不出三年夷狄內侵

鵲鵲鳴巢宮室大水至民流散國將亡

野鳥無故巢於門上及殿上室邑且虛其屋巢者為不經歲無

鳥者兵作

鳥巢城上不及一年國憂

鳥集木上鳴而泣兵作邑將虛

衆鳥鳴泣城邑門闕地鏡曰鳥鳴君門作人聲君亡

衆鳥無故立城泣人家屋上者且囚家亦然

衆鳥泣而立於野及不上鳴而相應邑有大水

鳥立城門泣邑門上其邑將虛 鳥鳴門闕如人音邑其亡

群鳥城上聲習習實邑

衆鳥夜鳴且有甲兵一日驚

衆鳥止入宿宮闕城邑京房曰鳥無故群立君門上其君死

衆鳥集止城上內向者邑見圍外向者兵大行

衆鳥棲城上內向則凶外向破於兵 野鳥飛入宮府其君方去

非常鳥來宿邑中此名歛殃流血滂滂 鳥或黃身黑翅白頭赤股綠足
鳥無故自入邑中及附木身不大邑虛 野鳥飛入君室其邑虛亡之地
鳥無故集城殿城邑及自死宮中其君死一日兵起邑虛
飛鳥群集宮殿中世主失國無嗣 大鳥巢井中賊伐君
鳥翔宮邑之上地鏡曰鴻鳥之屬翔宮府國宮邑上兩時以上
或至三日群謀將起大兵將至 群鳥群翔邑上邑且虛
市上亦然

飛鳥俱翔障日群下有謀宜警言之終歲無鳥兵起
飛鳥舞於市及飲井邑且有兵 衆鳥群下飲井水兵起邑虛
衆鳥群下集地兵且起邑將虛 衆鳥相聞死兵起邑虛

鳥與野獸聞國有殃

鳥與四足聞橫兵起

鳥異形京房曰鳥有人形為兵 衆飛鳥為獸形見則大人憂
鳥為大畜形則則有兵 衆鳥冬生子為不祥君有禍

鳥集故墟及冬卯京房曰故墟元人衆鳥集之必復居

鳥入邑及却飛京氏曰文為君野不出三年有死君此旱祥也

野鳥入人家勿殺之有殃

鳥多四足天下不稔

天下有鳥毛羽五色者雄鳴曰最雄鳴曰極此鳥見天下大凶

河居晉見則
天下大災

鳥三頭二頭玄珠曰民多病

鳥二頭四足天下戰爭

鳥紅玄珠曰有鳥如鷗身紅黑足見之有大災

水魘見玄珠曰有鳥大鵠身黑白翹頭如燕尾毛長名曰水魘
見之有大小

五色飛鳥翔於帝室作異聲君不安 鳥象人形而飛君 民失業
鳥象大畜形世亂 衆鳥飛作蜂蛻者有火災

衆鳥飛作蛟龍形主帝難聞走 鴿下子如鷹主大風地分為亡
鳩一首二身地動損衆 鳩恃於及中女主持政王道絕

鳩盤相旋爭其地流血 鳩與雞交国有奸淫
大鳥傷五谷苗稼群主不持政 燕雀爭巢鄰国亂

雀鴉並飛臣反於君 群雀打鳥憂水災
伯勞鳥為怪人君災 伯勞聚歲有水

伯勞鳴主凶喪

伯勞聞於屋上及呼鳴不止

六十日禍起

鳥住在人家屋舍上有火災

鳩巢於市其地有殃

野鴈與大畜交主將亡

野鴈不惧人主無威令

衆鳥巢帆幕国非久安危亡

在即

鳥自焚舍人君暴

鴈啄家狗京房曰衆鳥群啄噉人家大其狗主無亦有兵

鴈狀如車輪白喙長尾有翼尾如白練而長千萬為群此為君

驕兵起人相食反舌無聲通卦驗白反舌者今百舌鳥也

能反復其舌作百舌鳥之音周書曰五月五日反舌無聲

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孔子明鏡曰有謀 鳥反舌入宮

鵲啄足京房曰鵲自啄其足行火將至

賊臣有國則雀生燕燕生雀

鳥變鵲民从賊

鵲變鳥賊从民

燕生爵京房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雀諸侯銷一曰生非類子嗣
五方鳥寶典曰五方之鳥並似鳳而非也東方鳥曰集明青啄

青腹青足胫

南方鳥曰炎難赤啄赤腹赤足胫

西方鳥曰發明白色中央鳥

曰王爵黃色

北方鳥曰庭君色里其頭尾形容似鳳凰唯啄腹足胫以別之
有未見者非國昌之兆此方禽似鳳非祥也多為殃為摑

為央

禿鷲京房曰君退其德水鳥集於國市井

鵲退飛京房曰推諫自修茲謂却行厥異鵲退飛嫡當黜

鳴飛入人家即吉飛出人家即亡鵲出寶典曰主家敵

尚書高宗彤曰為雲高宗發成湯有蜚雉勝鼎耳而雉雄一曰

惟先假土正厥事劉向以為難雉鳴者雄也以赤為主於

易難為雉雉南房近赤祥也劉歆以為羽虫之孽易有昴

卦昴宗廟之器奉宗廟者長子野雉自外來入為宗廟器

主是難嗣易也一曰昴折是三公衆而以行耳

昴非彗耳野不得行也

鳥居曰折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武丁恐駭謀於

忠良修德而正事內舉付說援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
夏故能禳妖歆壽百年

漢成帝河平元年十一月庚子泰山桑谷有戴公焚其巢男子孫
通等聞群鳥戴集鵲聲往視見巢然盡墜地中有戴鵲音
扣燒死新生子也極大四圍巢去地五尺五尺太守平以
聞戴色近黑祥貪雲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先嘵叱而
後笑先笑而後嘵叱泰山宗室五岳之長王者易姓告代
之處天戒若曰勿近貪雲之人听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
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飛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照
儀姨妹專寵聞後宮許夫人曹倖後生星子也昭儀大怒
令上奪取而殺之成帝白殺事昭儀及自焚覺趙氏坐刻
此先笑而後嘵叱之應也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鶴鴿未巢劉歆以為羽虫孽其色黑近黑
祥也視不明聽不聽之罰也劉向以為有飛有戴不言來
者氣所生所謂青也鸛鶴言來者氣所謂祥也鸛鶴言夷
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定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
昭公去宮室而妹野居也鸛鶴白羽單之祥也穴居而好
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陰將
持節陽以逐尔去宮室而外居野矣昭公不悟而舉兵為
聖民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應之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鵝鵠集其靈也劉向說曰羽虫之孽
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汗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
子近小人令豈有賢知之士處子下位不則期鳥胡為至
哉其博舉天下佳門德茂才篤行君子以容曹人之刺於
是揚彪首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見妖知懼也猶然不
能復容直諫而多溺論矣

羊禡

國語曰商之亡也夷羊在牧 羊生二首五行傳曰上不一也
羊二口一頭其年不熟民飢亡 羊無前足先憂後喜
羊六頭主疾二千石不祇上命尅暴百姓吁嗟

羊四耳目在腋下名孽子見則有兵起 羊無後足前吉後凶
羊生犬國備外賊 羊生焉天下將兵起

羊四目名為並曜天下四爭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虫若羊近羊禡也羊
者地之物也子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听季氏暗昧不
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居土缶中者魯君失其所
而拘於季氏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家臣楊虎囚季桓
子後三年楊虎劫公法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
開皇十三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
生大聞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禍也洪範五行傳

曰君不明逆大政之所致也狀如初生犬者羊類也体掩
敬邪佞之象羊国姓魚墜之應也

凡人生四目地鏡曰天下憂人主凶民流亡則人生四目

人生三目橫兵並起

人生一目其国不寧

人生目在腹五谷豐橫兵起

人生目在項背天子不安

人生目臂在反手天下有爭

人生目在腋下天下不相見

人生目在陰天子亡位

人生目在踵反足是謂下視

天下大兵

赤青

天雨血傳曰是謂天見其殃不肖者不得久處反其位不出三

年兵起

天洒血染衣其下君被殺劉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僵之
之類

天雨肉君不享其德將易其主 夫雨終羅其君暴死

天雨骨是謂陽消王者德衰政令不行佞人入用不出三年有

兵爭起

天雨異星如火下有火災

天雨血深衣国君死亡

地生血主流血

伐木有血侯王之憂

木無故血出及汁流至地邑敗有兵 地變赤如舟如撓捨

山忽光臣下不詳

山忽赤如血諸侯不助父子絕

山有長光臣下不良一曰山有長光臣不祥

布忽生死亦如血諸侯不助時冬絕 日色赤無光其臣亂國

日黃赤暈天文傳曰君乘火德而王其政頌平則日黃中赤暈
赤鳥夾日天文傳曰諸象氣也六氣成形象如赤鳥夾日以飛
之類是也注曰主兵戈

天雲赤京房曰天下云盡赤無光不三十日有兵

日赤如火天文傳曰日赤如赭色大將戰死于野

日有赤足有舉兵者

日赤如火影照地其日宿國亂

日旁赤氣天文志曰赤氣如布席掩日為大戰以日宿分野占
氣如赤虵貫日下有叛者 日未出有赤云在日側有佞臣

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狀名曰提其下有兵亡死

日旁有赤雲如掃夾日其下不宜先舉兵

日下赤雲如死蛇大飢疾疫 日旁赤氣如火林者其兵定勝

日旁赤雲如雄鷄在日上不出三月其分有兵喪

赤雲扶日其分兵起失地 赤雲曲日日出三年其下有亡者

赤雲掩日其下大戰亡地 赤雲刺日其分兵喪

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兵喪 赤帝起則赤雲扶日

日赤暈景祐占曰赤暈再重其災在夏所見之國生蝗蝻百日

旱物黃多盜

日暈有赤雲京房曰日暈赤雲如車輪曲向日為內提內臣叛

其主二提曲向日為外提外臣叛其主 日赤如火其下君亡
日赤如血其君喪臣叛國亂天厲盜賊並起

日有火其下大臣叛

日旁多赤雲如人頭有大戰

虹春三月出西方有赤雲覆之夏大旱夏三月出西方赤雲
之秋多寒民災日赤黑有虹貫之君被殺

赤雲交臨月當其國有亡軍

月赤而明瑞應晷曰君乘火德而王其政頌平則月赤而明

月交赤色為兵為爭為旱

月暈珥赤色有兵

月交暈赤光其國不出三年過兵

月暈三重赤雲貫月其下國亡 月暈有光王者兵降之兆

赤雲如狗吠占曰四望無雲獨赤雲如狗吠空或如狗形者其

下流血

赤雲氣如血兄覆日者大旱民人飢千里

赤雲掩北斗明日主熱

赤氣臨城有喜慶

赤雲覆日如血光者 千民飢千里 赤雲氣如光影者臣叛其君

不過三朔

赤虹見其分喪流血

赤氣如竜蛇在山頭住又如夜光者臣叛其君國主不安為客

君所傷人民流徙去其鄉 赤虹出其分疾病

蜺在重赤寶典曰蜺在重赤而圍至冲旱

白虹長一丈漸赤其下流血之象 赤虹直如杵流血成川日其下萬人死

赤虹从天而直下主国亂

赤虹見城上其下流血

日赤黑而虹貫之君被脅殺

日鳴夜見有火光正在天上有死者

赤祥

山生紫氣如芝草聖明君見光河菑曰聖人起昌光見也

珊瑚鉤見瑞應菑曰王者恭位則珊瑚鉤見

丹甌孝經授神契曰丹甌者不燔而自熟五谷豐稔又曰王者

弁淫污之物則丹甌見化行年豐則出 赤兔王者德

茂則見

朱草瑞應菑曰朱草者草之精也聖人之德無所不至則生鶉

冠子曰惟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

太寧中及萬靈則朱草生淮南子曰太清之世流黃出朱

草生尚書中候曰文武成德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文戴

禮曰生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止及十六日則日落葉

朱雀地鏡曰朱雀啣書又生有德一日王者動應天時則朱雀

啣書來

女生赤毛京房曰人君尊用元別則女生赤毛

赤熊瑞應曰王者奸究息則赤熊入國

赤熊瑞應菑曰王者遠倭人赤猾則見天鏡曰王者武功不亂

赤厭山海經曰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見則

為兵

駁馬見禮記威議曰君索光德而王其改頌平則南海輸駁馬
駁馬黃赤色天鏡皇者不傷禽獸則駁馬見

漢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刻所劉向以為赤青也時又冬
雷桃李花常與之罰是時鄭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
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雷立之王退王陵趙堯周昌呂太
后崩大呂共滅諸呂僵尸流血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
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休無聲其國滅亡尋為
魏所滅

水沴火

天文星經曰人君常以憂時修焚惑之政則君聖臣忠父慈子
孝咸得其理不失禮節命相贊傑俊遂賢良舉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捷衆囚出輕擊則焚惑順軌而無變易行冬令
則辰星之炁干之其星色黑而怒則草不旱柘水敗城郭
凍雹傷谷暴兵來至

辰星犯火天文傳曰上方天子孽下方大尉司馬

水觸火太子不安
水熱不可入人君殺無罪責無功

井中氣出直上冲天君走國大喪橫兵起

冬水不凍其鄉有苦疫

人民苦
又疾疫

水中火出京房曰何所謂陰氣溢亡陽施也女犯女无陽則敵

氣溢致水中火出不救有大殃陽害陽其救也正妃妾率
後宮施命令誥四萬嫁真女賜鰥寡此災即消玄曰賊兵
起又主有賊其国大凶

五行類事占卷第四畢

